

含义丰富的“打”(一)

□夏孟珏

“打”字在词典上只有表示“击”和各种动作的意思，而川东方言中的“打”，含义却丰富得多，它与其他词语组合，表达出各种丰富的内涵。

打让手。指向对方退让、谦让、忍让。这种“让”，并不是屈服于对方的强大和威势，而往往是双方实力相当，甚至这方比对方强。如，“哎呀，你和他争个啥子你强我弱嘛，你就打个让手噻！”

打假叉。指打掩护，扯个幌子来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。有时也指借故岔开话题，转移谈论方向。如，“说就说正事嘛，莫打假叉噻！”

打拗卦。意思是唱反调、顶嘴、抬杠等意思。“打卦”，古时候称为“掷筮”或“掷筮”，是数千年流传下来的一种占卜方式，通过

抛掷占具获得卦象，预测吉凶。“拗卦”，是指占卦时出现连续三次“纯阴”卦，预示所占之事必然向相反发展。正是由于这一点，方言中才用“打拗卦”来表示违反意愿的意思。如，“妈老汉儿教育你，为你好，你还敢打拗卦？”

打烂条儿。也作“开烂条儿”，意思是出坏主意。条，在方言中是主意、方法的意思。“打条儿”，即出主意；“打烂条儿”，就是出坏主意。如，“他那个脑壳哪里想得到这些嘛？一定是有人在背后帮他打烂条儿。”

打坨坨秧。指在一个场地上不少人挤在一起，不散开。过去插秧之前，要先从育秧田里把秧苗扯起来，扯起一大把就用干稻草捆成一个，数十个捆好的秧苗装成一担，用秧篮挑到插秧的

田边，再将一个个秧苗抛在田里。抛秧也叫“打秧”，落在田里要稀稀疏疏的，方便插秧的人就近拿到随手往田里插。如果打秧时将好些秧苗抛落在一起了，就被说成是“打坨坨秧”。后来就比喻好几个人挤在一起的样子。如，“你们站稀松些噻，莫打坨坨秧嘛！”

打乱石头。指对一件事横加阻挠，极力破坏。如，“合伙做一件事就是难，总有人在里头打乱石头，横起扯。”“莫去听别个挑唆的话嘛，他那是打乱石头，就是要你这个事情搞不成。”

打翻天印。指不认师父或长辈，与其较劲，对着干。如，“过去师父教徒弟往往要留一手，主要就是怕徒弟打翻天印。”“翅膀还没长硬，你就不认老辈子了，想打翻天印嗦？”

□袁正华

尴尬的方言

在我的老家江苏省兴化市，“少”不仅是年轻的意思，还代表速度快、效率高、不拖泥带水。

大约十岁左右，我跟随舅舅去江苏东台他朋友家。

主人很热情，饭菜很丰盛。男主人陪着舅舅喝酒，女主人给我盛好了饭。虽然眼馋桌上的几样小菜，但从小母亲就教过我吃饭礼仪——吃自己面前的“咸”。所以，我只顾低头吃饭，偶尔挟一筷自己面前的小菜。

“咸”是老家方言，指菜肴。主人家用筷子磕着盛菜的碗沿招呼，小伙，吃“少”。

我以为主人家让我吃“少”一点。我低着头，拼命把碗里的米饭往嘴里扒拉，只想着尽快吃完，好摆脱这尴尬的场面。我越是着急，主人家越是拿筷子在菜碗上敲：“小伙，你吃‘少’！”

我心想：“这满桌的‘咸’我一口都没有嫌，你们才喝了两杯

酒，我一碗饭已经吃完了，还要怎么‘少’？”

扒完饭，虽然肚子还没有饱，我却怎么也不肯再吃了。离开舅舅的朋友家，我对舅舅抱怨：“我没有吃几口‘咸’，他还叫我吃‘少’。”

舅舅闻言大笑：“你这个傻瓜！人家叫你吃‘咸’呢！你只顾吃饭！”

“她明明叫我吃‘少’！哪有叫我吃‘咸’？”

“咸就是少，少就是咸！”

早知道“少”就是“咸”，我怎么着也得嫌两块肉吃。

二十多岁时，我去江苏如皋探望一个朋友。一见面，朋友拉着孩子说：“这是伯伯，快叫伯伯。”

孩子仰着脸，稚声稚气地叫我：“伯伯好。”

在老家，比父亲年长的，我叫“大大”；比父亲年轻的，我叫

“耶耶”；而父亲则叫“伯伯”。其时，我还没有结婚，对于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叫我“伯伯”，真是吓得不轻。

听见孩子叫“伯伯”，我赶紧摇手：“不能叫‘伯伯’，叫耶耶。”

中午吃饭，朋友把他的父母请过来陪同。朋友向我介绍：“这是我娘！这是我耶！”

我知道自己肯定是搞错了，赶紧向朋友介绍老家对于父母叔伯的称呼。

朋友的父亲听我说完，爽朗地笑了：“我们这里，父亲叫‘耶’，叔叔叫‘伯伯’，这可是有来历的。杜甫有诗说‘耶娘妻子走相送，尘埃不见咸阳桥’。伯伯叔季，伯伯是对和父亲同辈人的尊称。当然，古时候也有称父亲为伯伯的，大概你们那里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。”

在朋友父亲的解释中，我对于方言无知的尴尬也化作了轻松的笑声。

□陈世渝

心里有块地

去年清明到乡下去给长辈上坟，见一哥子正在用手扶拖拉机干劲冲天地耕地，勒种场景嘿久没有看到了，既新鲜又亲切，便上前跟他打招呼：“哥子，恁个大块地，你一个人要好久才耕得完哟？”

老者头发花白，胡子也白了，但脸色红润，精神矍铄。他欢喜地说：“以前用锄头一锄一锄挖，得挖好几天；勒阵机械化了，一天到黑干得完。”

我说：“哥子，勒块地怕有八九分，看起来嘿肥沃哟，种啥子呢？”

“兄弟熟悉土地。差不多有一亩，种苞谷。”老哥笑着说。

我问：“从耕地、播种到成

熟，一共要好长时间？”

老哥说：“勒块地种一季苞谷，到成熟大概需要一百二三十天，要淋四五次肥，还要打药、除草，才有收获。说实话，我儿子媳妇在外打工，经常打点钱回来，我不差钱。但不种地，心里难受啊！”

我忽然想起年轻时在乡下的景象，社员们视土地如命根子。房前屋后、旮旯角落、沟沟坎坎……只要有一点土壤，都要利用起来。或栽蔬菜、或点豆子、或种瓜果，珍惜土地，令人感动，给我留下了美好而难忘的印象。

几十年前，我家房后有块空地，有人便把它挖出来种上

蔬菜，嘿有收成。我看到眼红，也挖了一小块，种了些葱蒜、四季豆等，每天都去看哈，隔三差五便给它们浇水、施肥。菜长得嘿好，绿油油的，家人不时能吃到我亲手种出来的菜。四季豆结得密密麻麻的，连身都不用转，只在一两窝上摘，便能摘一小笕箕。有时种的菜吃不完，还送些给邻居。若哪家缺个葱子蒜苗的，也受到我地里去掐……

那个农民老哥拥有大片土地，让我羡慕惨了。我常想，要是我有一块小小的土地逗好了。闲暇时，沐浴着阳光，品一盏香茗，亲近泥土，回归自然，陶冶性情，想起都觉得安逸。



抱鸡婆、咯咯咯

□张文海

“抱鸡婆，咯咯咯，下窝蛋，硬壳壳，抱窝小鸡光脚脚”。这是成都平原农村的一首儿歌。

从小长到大，母鸡大约七个月就能生蛋。初生的第一个蛋，壳上带有鲜血，称“头蛋”。这种蛋农村人是不卖的，再穷都要煮给自己的娃娃吃，认为这种蛋营养更好，肥水不能外流。

母鸡也像人，认为生蛋是非常私密的事，所以一些母鸡根本不进主人安排的窝，偏要找到自己认为最隐秘的地方生蛋。我老家是一家族大院，林木森森成为远近闻名的“老鸦林”。儿时，我家一角落里有一闲置养兔筐，一次为了寻找失物，居然发现里面有一窝鸡蛋，共六个。我很奇怪，一般母鸡生完蛋后，都要“咯咯哒、咯咯哒”地四处宣扬，为什么这只鸡生完蛋却悄悄咪咪的。我老伴过去在乡卫生院工作，那时我家养了几只来杭鸡。来杭鸡善飞，有一只不落教，硬要飞到库房楼上储放的中草药堆

中去生蛋，弄得我们捡蛋上头冒火。

母鸡生蛋，一般每天一个连续生两三天，歇一天，再继续生。通常生20多个左右，生到末期，母鸡会赖在窝中不肯出来，见人就耸起羽毛哇哇叫，俗称“耐抱”。耐抱母鸡都想当母亲但并不容易，主人选择标准非常严格：一是母性要强，母鸡孵蛋21天左右，非常辛苦，如果选错母鸡，孵抱中途溜号，弄得主人狼狈不堪，必须马上四处借鸡替孵。二是母鸡体重必须在3斤左右，重了会压坏种蛋；轻了，孵抱数少不划算。

小鸡下地后，一般满月就要让母子分离，否则会影响母鸡生蛋。也有人同情小鸡无母可依，不在乎那点钱，让母鸡将小鸡继续带下去，后来你会看到这样一幕，一只母鸡后面跟着几只半大小鸡，但这时的母鸡已变得非常凶狠，见屁股后跟有小鸡，就回头猛啄驱离。儿大别母嘛，动物界也不允许一辈子啃老！

捡到封皮就是信

□冯继军

四川话说的封皮，普通话叫信封。信就是信息，是指信封里装的信纸上写的内容。捡到封皮就是信，指一个人拣到信封，也不看看信封里面是不是装有信纸，信纸上有没有写内容，就以为捡到了信。比喻一个人听到风就是雨，在没有搞清楚事情来龙去脉的情况下，捞起半截就开跑，轻易下结论的意思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当时文化生活单调枯燥。有一天我放学回家，路上听到人家说，晚上附近的驻地部队要放电影。那个时候，能够看上一场电影，是

精神上的一大享受，是我们小娃儿梦寐以求的事情，可想而知心里该有多高兴噢！我着急忙慌地跑回家吃完晚饭，不听妈老汉儿劝阻，叫上几个儿时的小伙伴，拉抽一趟跑到部队，一看到处冷火秋烟，哪里有放电影的样子？我们几个娃儿像是泄了气的皮球，一哈子蔫头巴脑，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。结果，被妈老汉儿好一顿数落：咋个回来啦？捡到封皮就是信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，白白跑一趟，又费马达又费电，这哈子安逸，心头不慌啰？